

苏舜钦诗论注

杨重华 注释

守者沮危陷者苦之由之
将之所為地机不見欲说
幸羞辱中國堪傷悲

44 重庆出版社

PH88 106

I222.744

69

3

苏舜钦诗论注

杨重华 注释

B

570180

责任编辑：赖云琪

封面设计：王文康

杨重华注释
苏舜钦诗论注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5.25 插页2 字数295千
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,100

*

ISBN 7—5366—0348-7/I : 65

定价：3.15元

BH89/06

前 言

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在陈桥驿兵变，取代了后周郭威的统治，建立了北宋王朝。从此，他采取了很多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，所谓“杯酒释兵权”就是这种集权的开始。为了收买人心，他在某些方面也向人民作了一些让步，如减轻赋税，招徕流民；建隆以后，命官分诣诸道均田，课民种树，鼓励农民垦荒生产，等等。太宗、真宗、仁宗继续采用了这些措施，因而宋王朝得以巩固，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，经济逐渐繁荣。到北宋中期，便有唐“开元盛世”之称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繁荣，宋王朝统治集团贪图享乐，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，加之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，到处都有人民起义。同时，西夏、契丹不断入侵边疆土地，抢掠民财。宋王朝为求苟安，不惜输赠大量银、绢，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。

苏舜钦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。

苏舜钦，字子美。其先世居陕西武功县，五世祖传素，迁往四川铜山县（今四川省中江县）^①。曾祖协，为孟蜀陵州判

官。降宋后授光禄寺丞，知开封府兵曹事，迁京师，遂为开封人。祖易简，太平兴国五年（公元980年）举进士第一。八年以右拾遗知制诰。淳化元年（990），由给事中参知政事。著有《文房四谱》、《续翰林志》及文集二十卷。父耆，景德四年（1007）赐进士，迁大理丞。出知乌程县、开封县、明州，归朝升度支，出为京西、河东、陕西运使。著有《闲谈录》、《次翰林志》、《续文房四谱》及文集二十卷。叔父叟，大中祥符初，选华容尉，任阆中县主簿，平陆、溧阳县令，杭州录事参军。母，太尉王旦之女。兄，舜元，咸平县令。弟，舜宾，太康县令。均有政声。所以他多次说：“吾家本寒微，世受朝廷恩。”（《感兴三首》）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，诗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文豪的官宦家庭里。

二宗天圣五年（1027）娶妻郑氏^②。次年去明州（今浙江省宁波市）看望其父知州苏耆。天圣七年（1029）六月，玉清昭应宫遭火灾，这座历时七年才建成、有二千六百一十区、楼观万叠的巨构，在一夜之间，竟为灰烬。苏舜钦在《感兴三首》之三叙述了这件事。那时他才满二十岁，为太庙斋郎，即诣登闻楼击鼓上《火疏》，会有诏戒越职言事，又上书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，上《投匭疏》。明道元年（1032），苏舜钦去杭州。

景祐元年（1034）三月，苏舜钦考中进士，授光禄主簿、知亳州蒙城（今安徽省蒙城）县，回长安省亲。十月，宰相下堂帖催促赴任。他在蒙城虽只作了两月知县，却办了些对人民极有利的事情：如流放巨豪，杖杀黠吏。因此在他奔

父丧离开蒙城时，“邑民遮道助号泣。”第二年（1035）三月十三日，赶到长安家下。二十日，其妻郑氏亡故。他居丧长安三年，到景祐四年（1037）夏天才回到开封。宋王朝派他作长垣（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）知县。

康定元年（1040）任大理评事、兼在京店宅务。这年曾去越州（今浙江省绍兴市）。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旅游淮楚。

庆历四年（1044）三月，苏舜钦因范仲淹荐举，授集贤院校理、监进奏院，九月间他的岳父杜衍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。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是不断地进行着斗争的。那时旧派的吕夷简已经下台，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韩琦、富弼为枢密副使，蔡襄、余靖、欧阳修等为谏官，其上又有声望很高的枢密使杜衍同情他们、支持他们。新派抬头，旧派当然不甘心失败，他们终于找到杜衍的女婿、监进奏院苏舜钦的一点“过失”，就以此为突破口，进行反击。苏舜钦出卖了进奏院的一些旧档废纸，并照例备办酒席，在祭神之后，宴会宾客。在当时社会里，这只是一件寻常小事，可是一到旧派手里，他们就小题大做，认为这是监守自盗。经过严劾以后，舜钦自认盗卖，受到了革职处。凡是参加了这次宴会的，也一律贬黜，没有例外。杜衍看到这个情况，不安于位，五次呈奏辞职表章，范仲淹、富弼也纷纷离开汴京。果然不出旧派人物御史中丞王拱辰所料，真正做到了一网打尽的地步。苏舜钦《与欧公书》说：“自丈人入相以来，群公日相攻谤，非一端也。”《耆旧续闻》也有这样的记

载^③。故梅圣俞《杂兴》云：“主人有十客，共食一鼎珍，一客不得食，覆鼎伤众宾。虽云九客沮，未足一客嗔。”诗中说的客，指的就是李定。

诗人被逐后，于庆历五年（1045）春，由开封乘船沿蔡河、颍水、淮水、运河航行，四月间到达苏州吴门，在回车院暂时住下来。诗人为什么要去吴门呢？他在《答韩持国书》中说：“昨在京师官时，致不测之祸，摔去下吏，无人敢言，友仇一波，共起谤议。被废之后，噙然未已，更欲置之死地然后为快。故闭户或密出，不敢与见，如避兵寇，惴惴然惟恐累及亲戚耳。遂超然远举，羁泊于江湖之上，不惟衣食之累，实亦少避其机阱也。”

苏舜钦住在回车院一个偏狭的小屋里，盛夏天气“蒸燠”，不能出气。一天他去郡学，望着东边草木郁然，崇阜广水，不像城中。杂花翠竹之间有小路，东去数百步，有弃地，纵广合五六十寻，三面皆水，旁无居民，左右皆林木相亏蔽。访诸旧老，云钱氏有园，近戚孙承祐之池馆。舜钦爱而徘徊，就以四万钱买下，建亭于北岸，叫沧浪亭。欧阳修《沧浪亭》诗写道：“荒湾野水气象古，高林翠阜相回环。新篁抽笋添夏影，老卉乱发争春妍。水禽闲暇事高格，山鸟日夕相啾喧。不知此地几兴废，仰视乔木皆苍烟。”“初寻一径入蒙密，豁见异境无穷边。风高月白最宜夜，一片莹净铺琼田。清光不辨水与月，但见空碧涵漪涟。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四万钱。”

苏舜钦定居以后，即游览苏州山水。他一面整理旧日著

作，一面努力于诗歌创作，得到亲戚朋友和邻里的帮助，与地方人士相处甚洽。“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，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；渚茶野酿，足以消忧；莼鲈稻蟹，足以适口；又多高僧隐君子，佛庙胜绝；家有园林，珍花奇石，曲池高台，鱼鸟留连，不觉日暮。”（《答韩持国书》）但是他在苏州有时也遭到一些人的白眼。《东轩笔录》云：“苏子美谪居吴中，欲游丹阳，潘师旦深不欲其来，宣言于人，欲拒之。子美作《水调歌头》有‘拟借寒潭垂钓，又恐鸥鸟相猜，不肯旁青谿’之句，盖谓是也。”他自己也说：“一旦触骇机，所向尽戈戟。平生交游面，化为虎狼额。”（《过濠梁别王原叔》）

他在苏州度过了艰苦抑郁的三年。庆历八年（1048）正月，文彦博为宰相，他才在《上集贤文相书》中，诉说了被逐的原由，请求为他“湔涤冤滞”。不久，被命为湖州长史。但这时，他已病得很重了。《春睡》诗云：“身如蝉蜕一榻上，梦似杨花千里飞。嗒尔暂能离世网，陶然直欲见天机。”欧阳修见诗惊曰：“子美可念！”（《王直方诗话》）九月十四日，为怀素《自叙帖》题跋。是年十二月病卒于吴中，时年四十一岁。

苏舜钦出身于世代文豪的官宦家庭，家学渊源深厚，加上他自己的不断努力，因而读了很多书，成了一位饱学之士。他在《对酒》诗中说：“读书百车人不知。”宋龚明芝《中吴纪闻》说：“子美豪放，饮酒无算，在妇翁杜正献家，每夕观书，以一斗为率。正献深以为疑，使子弟密察之。间读《汉书·张子房传》，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，误中

副车，遽抚案曰：‘惜乎击之不中！’遂满饮一大勺。又读至良曰：‘始自起下邳，与上会于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’又抚案曰：‘君臣相遇，其难如此。’复举一大勺。正献公知之，大笑曰：‘有如此下酒物，一斗诚不为多也。’”这个《汉书》下酒的故事，九百多年来，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。

苏舜钦在青年时代，便接受了先进的文艺思想。与欧阳修、穆脩、梅尧臣、石曼卿发起了诗文革新运动，提倡学古诗古文，反对唐末五代的形式主义文风。这在当时是进步的。《宋史·苏舜钦传》说：“当天圣中，学者为文多病偶对，独舜钦与河南穆脩好为古文、歌诗，一时豪俊多从之游。”欧阳修《苏子美文集序》说：“子美之齿少于予，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。天圣之间，予举进士于有司，见时学者，务以言语声偶摘裂，号为时文，以相夸尚。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，作为古歌诗杂文。时人颇共非笑之，而子美不顾也。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，下诏书，讽勉学者以近古，由是其风渐息，而学者稍趋于古焉。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，其始终自守，不牵世俗趋舍，可谓特立之士也。”清人宋荦《苏子美文集序》说：“顾晁张继起于古学大盛之日，而子美独崛起于举世不为之时，挽杨、刘之颓波，导欧、苏之前驱，其才识尤有过人者。学者论宋初古文，往往以子美与穆伯长并称，其实伯长不及也。”李星根《苏子美集跋》：“独念子美当北宋之初，以文章为欧、曾、苏、王、黄导正轨先路。”这些评论，对苏舜钦倡导古诗文

来说，都是恰当的。

苏舜钦好古诗文，他到底追求喜爱的是什么样的诗文呢？他尊崇、继承、发扬了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以来的优良传统。他曾叹息说：“正声今遁矣，古道此焉存。”（《怀月来求听琴诗因作六韵》）“风雅久零落，江山应寂寥。”（《诗僧则晖求诗》）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说：“近时苏梅，二穷士尔，主张风雅，人士归之。”苏舜钦的诗中曾多次提到屈原：“三闾遭逐便沉江。”（《沧浪静吟》）“屈平之窜，司马迁之刑，扬雄、王仲宣之乱，皆坎壈埋废不自平，然后极心穷精，以入乎道术之渊，策书其言，播洒奥大，师监于后世，历数千百年外，道其名，皦然可暴炙人。”④他极力推崇建安诗人，汉魏风骨。《答章傅》诗：“大篇随口出，烂熳风力老。”《荐王景仁启》：“其文词有唐梁肃、独孤及之风⑤。”在唐代诗人中，他最尊崇杜甫、杜牧、韦应物。侨居长安期间，曾叹息“杜甫有集六十卷，今所存者才二十卷，又未经学者编辑，古律错乱，前后不伦，盖不为近世所尚，坠逸过半，吁！可痛闵也。”他从韩综、王纬处获得两种杜甫诗集，参以旧集，三本相从，编订《老杜别集》。他说：“皆豪迈哀顿，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，以知一出于斯人之胸中。念其亡去尚多，意必皆在人间，但不落好事家，未布耳。今以所得，杂录成一策，题曰《老杜别集》，俟寻购仅足，当与旧本重编次之。”编了《别集》，还想购求齐全，编全集，可见其爱慕杜诗之深。对韦应物、雍裕之的诗，舜钦曾仿效其体作了《周易言效韦苏州二首》、《了语不了语效唐雍裕之作》。对晚

唐诗人杜牧，他也是喜爱的，亦曾溶化杜牧诗句入诗：“小杜有灵应羡我，今为闲客此闲行。”自注云：“杜诗云：‘愿为闲客此闲行。’”（《雪上》）他在《吕公初示古诗一编因以短歌答之》诗中说：“览君古风之章句，两谢不足以平顾。”因称誉吕夷简的诗，而忆及两谢（谢灵运、谢朓）。

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：苏舜钦的诗歌，是继承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汉魏乐府、建安风骨，以及唐代杜诗等现实主义传统而发展起来的。

苏舜钦的诗歌理论，散见于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诗歌的评论中，他主张诗应“写意”“畅情”，以“警时”“鼓众”。他的《竹轩》诗说：“作诗写此意，韵和霜间钟。”《和韩三谒欧阳九之作》诗说：“作诗畅情义，烂如珊瑚钩。”《赠释秘演》诗说：“作诗千篇颇振绝，放意吐出吁可惊，不肯低心事镌凿，直欲淡泊趋杳冥。”《石曼卿诗集序》说：“诗之作，与人生偕者也。人函愉乐悲郁之气，必舒于言，能者财（裁）之传于律，故其流行无穷，可以播而交鬼神也。古之有天下者，欲知风教之感，气俗之变，乃设官采缀而监听之。由是弘张其务，以足其所思，故能长治久安，弊乱无由而生。诗之于时，盖亦大物。国家祥符中，民风豫简，秦，操笔之士，率以藻丽为胜。惟秘阁石曼卿与穆参军伯长，自任以古道，而曼卿之诗，又特振奇发秀。盖取古之所未至，托讽物象之表，警时鼓众，未尝徒役。后之观者，知诗之原于古，致于用而已矣。”在序中，他强调了“诗与人生”，“诗之于时”，诗与治理国家的关系，而诗托讽物象，

可以起到“警时鼓众”的作用。

在诗歌的风格方面，他主张“豪横”、“宏放”、“劲峭”、“气雄”。称宋中道的诗：“豪横不可挫，怒奔时旁出。”（《答宋太祝见赠》）称陆经的诗：“困放莫可攀。”（《和子履雍家园》）在《石曼卿诗集序》中说：“独以劲语蟠泊，会而终于篇，而复气横意举，洒落章句之外，其诗之豪者欤？”在评论杜叔温的诗时说：“其劲峭严密，指事泛情，时时复至绝处。”（《大理评事杜君墓志》）称美叶清臣的诗：“气雄迥出关河外。”

他还提倡“古淡”、“精趣”。在《诗僧则晖求诗》中说：“会将趋古淡，先可去浮嚣。”《答梅圣俞见赠》诗说：“至于作文章，实亦少精趣。”

他作诗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，主张“苦吟”、“反复琢磨”，进行认真细致周密的思考，反复修改，从而产生出佳句奇句。《答梅圣俞见赠》诗说：“夫子与众殊，琢饰颀佳句，锵然纸上动，读毕恐飞去。”《送王杨庭著作宰巫山》诗说：“落笔多佳句，时应满锦囊。”在《寄守坚觉初二僧》诗中，他叙述了作诗的甘苦，画出一幅认真负责、精益求精的创作场面：“机上一寒砚，灯前三苦吟。韵强颜汗落，句切鬓丝侵。玉就还重琢，河穷更远寻。穴争探乳虎，沙独拣良金。字稳天星转，篇终海月沉。唱酬同记录，得失暗规箴。”他的这些主张，无疑都是正确的。

苏舜钦在短短的一生中，创作了很多不朽的诗文。他在《应制科上省使叶道衡书》中说：“今幸人未暴闻，故敢以私

习论五十篇，上览听览。”《上孙冲谏议书》中说：“某故敢缮杂文共八十有五篇，求为佐佑。”这两封信中提到论文杂文的数目，即有一百五十三篇。黄庭坚跋苏舜钦、苏舜元《送梁子熙联句》说：“此篇不见于家集，略计雄文妙墨，流落人间者，必千数百纸。”由此我们知道，现存的《苏子美集》所收诗文，不过其著作的十之一二，其诗文散落人间者很多，今已无法收集。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，本文不拟涉及，下面仅就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，谈谈我的浅见。

苏舜钦诗作的显著特色是关心政治和社会现实，通过豪迈粗犷、清新刚健的艺术手法，给以真实的反映。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农民、手工业者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。诗人对广大农民是热爱的。他虽身居城市，但对农民的疾苦，农村的水、旱灾情十分关心。他接近农民，亲自经营农业生产，对农民的疾苦，了解得最深。《上三司副使段公书》说：

“及幽居长安，百口饥饿。遂假贷苑东之田数顷，躬耕其间，故播敛之早晚，塍畔之出入，质契之昏明，豪弱之交侵，诉讼之构，官司之辨，皆亲尝之。而又律令诏敕，奇情重复，傅比之文，无不遍见，虽条目繁滋，皆可类举。”《夏热昼寝感咏》诗说：“春雨看秧稻，落日自灌园。”可以看出：他对农村情况，了如指掌，对农民的生活体会深刻。

《城南感怀呈永叔》诗：“去年水后旱，田亩不及犁。冬温晚得雪，宿麦生者稀。前去固无望，即日已苦饥。老稚满田野，斫掘寻凫茈，此物近亦尽，卷耳共所资。”“十有七八死，当路横其尸，犬彘咋其骨，乌鸢啄其皮。”“高位厌梁

肉，坐论云霓。”这首诗真实地描绘了当时农村遭受水旱灾后的悲惨景象：到处是挖野菜의 饥民，饿殍载道，尸横遍野，犬彘乌鸢啄剥死人的皮肉！作者用对比的方式，揭示了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：一方面是农民遭受饥馑，连赖以充饥的野菜也挖光了，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；另一方面是达官贵人厌弃粱肉、坐论云霓。诗人愤怒地控诉了不合理的社会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深切同情，对鱼肉百姓、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统治者表示愤懑和抗议：“愁愤徒满胸，嵒屹不能齐。”《吴越大旱》诗：“吴越龙蛇年，大旱千里赤。寻常梗稊地，烂漫长荆棘；蛟龙久遁藏，鱼鳖尽枯腊；炎暑发厉气，死者道路积。城市接田野，恸哭去如织。是时西贼羌，凶焰日炽剧。军须出东南，暴敛不暂息。复闻籍兵民，驱以教战力。吴依水为命，舟楫乃其职。金革戈盾矛，生眼未尝识。鞭笞血涂地，惶惑宇宙窄。三丁二丁死，存者亦乏食。冤怼结不宣，冲迫气候逆。二年春及夏，不雨但赫日。安得凉冷云，四散飞霹雳，滂沱消浸疔，甘润起稻稷。”这首诗是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缩影，是反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佳作。显然作者写这首诗，是受了杜甫《兵车行》、《石壕吏》的影响且根据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而作的，它们颇有共同之处，那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，忧国忧民的感情。这也使我们看到了杜诗精神在苏诗中的再现。《大风》诗说：“秋半收获登郊原，欹侧小屋愁夕眠，是夜大风拔树走，吹倒南壁如崩山。……披衣抱枕欲避去，去此乃是旷野田。……露坐不免念禾黍，必已刮刷无完根。……是何此风

乃震作，吹尽秋实伤元元。”在秋收季节，暴风大作，把诗人的房子吹倒了，只好披衣抱枕露坐于田野中。但是诗人关心的不是自己，而首先想到的是秋天成熟的粮食被吹尽，伤害广大的农民，希望有人能‘返风起禾’，其关心农民的殷切，跃然纸上。这首诗和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同是千古不朽之作。《淮上喜雨联句》诗，写出了经年干旱，春晚才得到甘雨，万物得以稍苏。这是淮上人应当欢喜的事情。诗人想到的，仍然是农民，“焦心闵疲农，虚口待香稌。”另一方面，由关心农民，进而想到官吏的凶贪暴敛：“县吏事凶贪，气若解缚虎。惟于纵诛敛，乃能奋怒武。”进而想到“青天虽云明，疑不照艰苦。”最后警告宋王朝的统治者，要重视农业，重视农民，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，农民生活安定了，国家才能安宁：“本蹙邦岂宁，皮去毛安附。歌此告巨公，行当视前古。”这首诗同样写农民，与前几首不同之处，在于他把农业的丰歉，同国家的治安联系起来了。《田家词》是一首写农村景象的好诗，不仅写了风光，而且写了农民的心理活动。“南风霏霏麦花落，豆田漠漠初垂角。山边夜半一犁雨，田父高歌待收获。雨多潇潇蚕簇寒，蚕妇低眉忧茧单。”在《望秦陵》诗中，指出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是：“役重倾天下，时危启圣人。”《诣阕疏》说：“民为邦本，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！”这些都是诗人关心农民，忧国忧民的具体表现。

苏舜钦的诗歌中，反映当时西北战争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受战争的影响，生活极端困苦的诗很多。他的《庆州败》

一开头便说：“无战王者师，有备军之志。”接着写近来发生的事情：“今岁西戎背世盟，直随秋风寇边城。屠杀熟户烧障堡，十万驰骋山岳倾。国家防塞今有谁？官为承制乳臭儿，酣觞大嚼乃事业，何尝识会兵之机。符移火急蒐卒乘，意谓就戮如缚尸；未成一军已出战，驱逐急使缘险巖。马肥甲重士饱喘，虽有弓箭何所施！”景祐元年（1034）七月，西夏国王赵元昊，率师南侵宋朝庆州，守将齐宗矩战败被俘。这首诗写的就是这次丧师辱国的战役。它一方面揭露了西夏侵略者的野蛮残暴，掠夺边疆人民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宋王朝用人不当和将帅无能的腐败情事，表现出诗人关注国家、关心边疆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。他殷切地注视着西北反侵略战争的成败。在《己卯冬太寒有感》诗中说：“延川未撤警，夕烽照冰雪。穷边苦寒地，兵气相缠结。主将初临戎，猛思风前发，朝笳吹余哀，叠鼓暮不绝，淹留未见敌，愁端密如发。……训士无他才，赏罚在果决。近闻边方奏，中覆多沉没。罪者既稽诛，功者不见阙。虽使颇牧生，勇智当坐竭。或云庙堂上，与彼势相戛。恐其立异勋，欻然自超拔。不知百万师，寒刮肤革裂。关中困诛敛，农产半匱竭。我欲叫上帝，愿帝下明罚。早令黠虏亡，无为生民孽。”诗人据理直言，深切地同情边疆傲寒的将士和关中地区频于诛敛的人民。揭露宋王朝赏罚不明，抨击权奸扣压边防将领的奏功请赏报告。这首诗写出了广大人民要求宋王朝赏罚分明，以便早日消灭敌人，达到免除战祸的愿望。在《瓦亭联句》中，诗人描绘了秋收时节，敌人设伏入侵，而宋王朝的将领不探查研究，拿

出对策，反而认为敌人羸师入境，将骄士惰，以为必胜，草率临敌，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，结果弃兵投敌，忍辱求活。并且年年如是。将军抢占坟地，妇女剪纸祭坟，而有志之士，只能气塞胸腹。这些有志之士，为什么不被发现、重用，在于朝廷不重视人才。因此，他说：“亮辈本亦生吾曹。”进而希望能够：“贺兰磨剑河饮马，颈系此贼期崇朝，归来天下解倒挂。”庆历三年（1043）四月，宋王朝遣邵良佐使元昊，许封册为夏国主，岁赐绢十万匹，茶三万斤。苏舜钦认为给物资不是解决边防问题的根本办法。他在《串夷》诗中献策说：“闭之塞漠为良策，啖以民膏是失图。”他在《论西事状》中又说：“故中国利守，夷狄利战，从古然也。”他积极出谋献策，反击西夏的侵略战争。为了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他愿“弃砚席，挺身赴边疆。喋血鏖羌戎，胸胆森开张。弯弓射撚枪，跃马扫大荒。”（《舟中感怀寄馆中诸君时得告之山阳挈家》）他在九月九日登高赏景时，不是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而想到的却是国家人民：“风波数破胆，时事一长吁。闻说西羌使，犹稽北关诛。”（《九日汴中》）

苏舜钦的诗对北宋王朝中期朝政的黑暗，权臣秉政，嫉贤妒能，排斥人才，都有深刻的揭露。《蜀士》诗写蜀士抱材入京，三献谏策，遭到了权奸嫉妒、拒绝，历险而来，败兴而归。《感兴三首》之三，写一个书生，“自谓胸臆大，潜心撫世病，策成谓可卖，投颡触谏函。”但是，他的一封奏章“朝飞入，群目已睚眦。”遭到一群权奸的陷害，“力夫暮塞门，